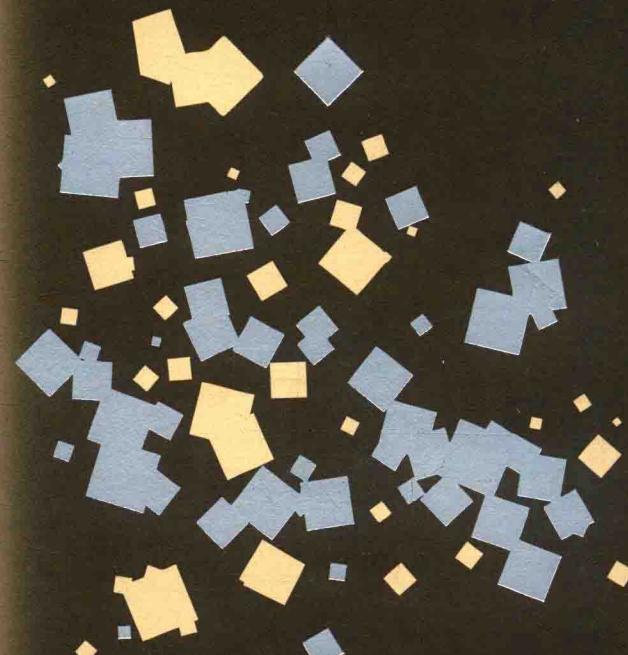


畢飛宇短篇小說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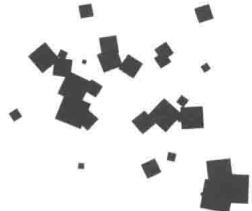
九歌出版

充滿瓷器 的時代

畢飛宇



滿月夜被瓷器迸裂聲砸得星空浩瀚，
自此告別瓷器時代，迎來玻璃與鏡子。
但人們指出，東西越透明越光亮就越危險。



充滿瓷器的時代

畢飛宇

充滿瓷器的時代

作者 毕飞宇
責任編輯 蔡佩錦
創辦人 蔡文甫
發行人 蔡澤玉
出版發行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臺北市105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電話／02-25776564・傳真／02-25789205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九歌文學網 www.chiuko.com.tw
印刷 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 龍躍天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初版 2017年2月
定價 260元

書號 0111407
ISBN 978-986-450-112-0
(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充滿瓷器的時代 / 毕飞宇. -- 初版.--
臺北市：九歌，2017.2
208面；14.8×21公分. -- (畢飛宇作品集；7)
ISBN 978-986-450-112-0 (平裝)

一九七五年的春節

手指與槍 29

哭泣生涯 51

哺乳期的女人

65

臭鎮的一九七七

83

美好如常 99

受傷的貓頭鷹

117

武松打虎 129

目次

因與果在風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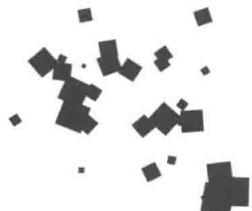
145

枸杞子

169

充滿瓷器的時代

185



充滿瓷器的時代

畢飛宇

一九七五年的春節

5

手指與槍

29

哭泣生涯

51

哺乳期的女人

65

臭鎮的一九七七

83

美好如常

99

受傷的貓頭鷹

117

武松打虎

129

目次

因與果在風中

145

枸杞子

169

充滿瓷器的時代

185

一九七五年的春節

午飯過後大帆船裡突然走出來一個人，是一個女人。她像變戲法似的，自己把自己變出來了。大帆船昨天一早就抵達了我們村，誰也沒有見過這個女人，甚至連昨天晚上的演出她都沒有露過面。她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呢？

我們鄉下人把臘月底的暴風叫做黑風，它很硬、很猛、很冷，棍子一樣頂在我們的胸口。怎麼說我們的運氣好的呢，就在臘月二十二的中午，黑風由強漸弱，到了傍晚，居然平息了，半空中飛舞的稻草、棉絮、雞毛、桔樹葉也全部回落到了地上。我們村一下子就安靜了。

這安靜是假象。我們村還是喧鬧，——縣宣傳大隊的大帆船已經靠泊在了我們村的石碼頭啦。還沒有進臘月，大帆船要來的消息就在我們村傳開了，人們一直不相信，——四年前它來過一次。剛剛過去了四年，大帆船怎麼可能再一次光臨我們村呢？就在兩天前，消息得到了最後的證實，大帆船會來，一定會來。沒想到黑風卻搶先一步，它在宣傳隊之前敲起了鑼鼓。大帆船它還來得了麼？

人們的擔憂是有道理的。這就要說到我們村的地理位置了。我們村坐落在中堡湖的正北，它的南面就是煙波浩渺的中堡湖。這刻兒大帆船在哪裡呢？柳家莊，該死的柳家莊偏偏就在中堡湖的正南。黑風是北風，這一點樹枝可以作證，波浪也可以作證，大帆船縱然有天大的本領，它的風帆也不可能逆風破浪。

我們沒有想到的是，人定勝天。公社派來了機板船。大帆船搖身一變，成了一條拖掛，就在臘月二十二的一大早，它被機板船活生生地拖到了我們村。大帆船到底來了，全村的人都擠到了湖邊。——大帆船還是那樣，一點都沒有變。我們村的人對大帆船的記憶是深刻的，就在四年前，在一場美輪美奐的演出之後，它扯起了風帆，只給了我們村留下了一個背影。巨大的風帆被北風撐得鼓鼓的，最終成了浩渺煙波裡的一塊補丁，準確地說，不是補丁，是膏藥。四年來，這塊膏藥一直貼在我們村的心坎上，既不能消炎，也沒有化淤。

我們同樣沒有想到的是，在人定勝天之後，天還遂了人願。演出

之前，黑風停息了。有沒有黑風看演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——，演員們必須背對著風，要不然，演員們說什麼、唱什麼，你連一個字都別想聽清楚。看演員張嘴巴有什麼好看的呢，誰的臉上還沒有一個熱氣騰勝的大黑洞呢？演員背對風，觀眾就只能迎著風，這一來看演出就遭罪了，黑風有巴掌，有指甲，抽在人的臉上虎虎生威。這哪裡還是看演出，簡直就是找抽。鄉下人怕的不是冷，是風，一斤風等於七斤冷吶。

因為臘月二十二日的演出，我們村的年三十實際上提前了。黑風平息之後，村子裡萬籟俱寂，這正是一個好背景。鑼鼓被敲響了，說起鼓，就不能不說牛皮。牛皮真是一個十分奇妙的東西，當它長在牛身上的時候，你就是把牛屎敲出來它也發不出那樣憤激的聲音，可是，牛皮一旦變成鼓，它的動靜雄壯了，可以排山，可以倒海，它的餘音就是浩浩蕩蕩，彷彿涵蓋了千軍萬馬，真「鼓」舞人心哪。在鼓聲的催促和感召下，我們村的人特別想戰鬥，做烈士也就是想死的心都有。除了沒有敵人，我們什麼都準備好了。——女聲小合唱上來了，男聲小合唱上來

了，接下來，是男女對唱、數快板、對口詞、三句半。意思其實只有一個，我們不缺敵人，我們缺的是發現。所以，我們不能麻痺。我們還是要戰鬥。要戰鬥就會有犧牲，一句話，我們都不能怕死。過春節其實是有忌諱的，最大的忌諱就是死。可我們不忌諱。雖說離真正的春節還有七、八天，然而，我們已經度過了一個純潔的、革命的和敢死的春節。我們是認真的。

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，黑風往往只是一個前奏，也是預兆。在風平浪靜之後，接下來一定會降溫，迎接我們的必將是肅殺而又透澈的酷寒。臘月二十三，這個本該祭灶和撣塵的日子，我們村的人發現，所有的水在一夜之間全都握起了拳頭，它們結成了冰。最為壯觀的要數中堡湖的湖面了，它一下子就失去了煙波浩渺和波光粼粼的嫋媚，成了一塊遼闊而平整的冰。經過一夜的積澱，空氣清冽了，一粒纖塵都沒有。天空清朗，豔陽當照。在碧藍的晴空下面，巨大的冰塊藍幽幽的，而太陽

又使它發出了堅硬刺目的光芒。一切都是死的，連太陽的反光都充滿了蠻荒和史前的氣息。

宣傳大隊的大帆船沒有走。它走不了啦。它被冰卡住了，連一艘大帆船本該擁有的搖晃都沒有，彷彿矗立在冰面上的木質建築。這樣的結局我們村的人沒有想到，也沒敢想。雨留不住人，風也留不住人，冰一留就留下了。

我們村的人振奮了，其實也被嚇著了。——這樣的局面意味著什麼呢？意味著解凍之前我們村在春節期間天天都可以看大戲。事實上我們高興得還是太早了，除了二十二夜的那場演出，宣傳大隊再也沒有登過一次臺。演員們的心已經散了，他們眺望著堅硬的湖面，瞳孔裡全是冰的反光。因為回不了家，他們憂心忡忡，他們的面龐沮喪而又絕望。大帆船裡沒有動靜，偶爾會傳出吊嗓子的聲音，也就是一兩下，由於突兀，短促，聽上去就不像是吊嗓子了，像吼叫，也像號喪。

午飯過後大帆船裡突然走出來一個人，是一個女人。她像變戲法

似的，自己把自己變出來了。大帆船昨天一早就抵達了我們村，誰也沒有見過這個女人，甚至連昨天晚上的演出她都沒有露過面。她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呢？女人來到船頭，立住腳，瞇起眼睛，朝冰面上望了望，隨後就走上了跳板，伴隨著跳板的彈性，她的身體開始顛簸。因為步履緩慢，她的步調和跳板的彈性銜接上了，——這哪裡還是上岸，這簡直就是下凡。一般說來，下凡的人通身都會洋溢著兩種混合的氣息，一是高貴，二是倒楣。她看上去很高貴，她看起來也倒楣。但是，無論是高貴還是倒楣，只要一露面，這個女人必定給人以高調出場的意味。旁若無人。她的手上提了一張椅子，她在岸邊徐步走來。她往前每走一步身邊的孩子就往後退一步。

女人就把椅子擋在了地上，篤篤定定地坐了上去。她已經晒起了太陽。為了讓自己更享受一點，她蹠起了二郎腿，附帶著把軍大衣的下襬蓋在了膝蓋上。然後，開始點菸。當她夾著香菸的時候，她的食指和中指繡得筆直，而她的手腕是那樣的綿軟，一翹，和胳膊就構成了九十度